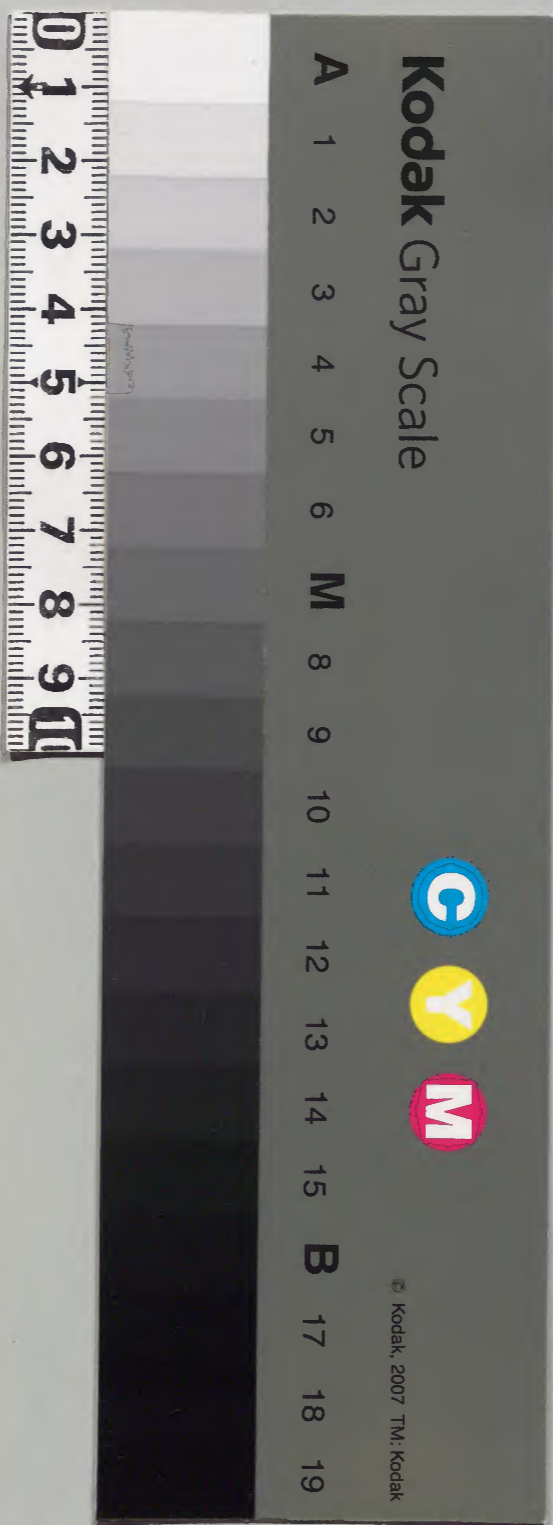


玉山講義

下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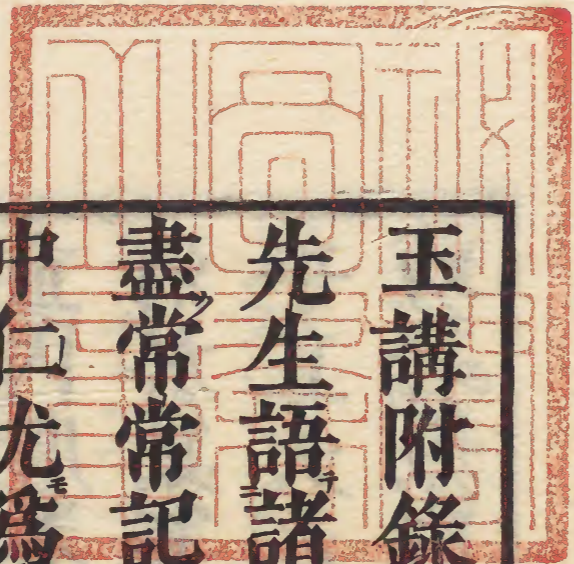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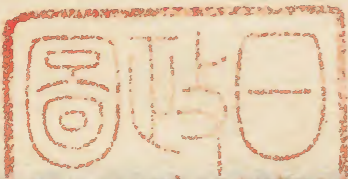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6297	
冊數	3	(3)	
函號	田	253	12





玉講附錄下之一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



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語類百二十一
答吳晦叔書曰。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
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
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
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
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
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
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

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
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

也

文集四
十二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亦各
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
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
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
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

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
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
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
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
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
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
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
常在語類二
上十八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
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
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
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
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
也語類
十九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卽是
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

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語類六十一

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

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

仁了。終不同。語類二十一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

思錄中。語類九十五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

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語類九十五

問先生向作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之仁今集注仁人心也只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如何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箇仁人心也須見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

管以彼較此失了本意看書且逐段看如喫物相似只咀嚼看如何向為人不理會得仁故做出此等文字今却反為學者爭論竇云先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在學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食見效不見效却在人語類五十九

答呂子約書曰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

其不然卽是所謂籠侗真如顛預佛性而
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
作正爲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
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爲之
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文集四十七
答何叔京書曰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
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

五講附錄下 五

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
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
却不被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文集四十
答歐陽希遜書曰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
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卽
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
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

三講附錄下

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文集

六十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語類

二十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

是用

語類

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語類

二十
凡論道理。須是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是孝。語類

答曾擇之書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

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
之原試以此意思之文集六十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
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語類二十

石子重以書問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
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知
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
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

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
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
然混雜為一孰為仁孰為義孰為智答書
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
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
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
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
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糊溟泮動以仁

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辯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文集四十二

答呂子約書曰。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祗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

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文集四十七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語類九十五李問仁欲以公愛恕三者合而觀之如何曰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又問公而以人體之一句曰緊要在人字上仁只是

箇人語類九十五

潘子善以書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答書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文集

十六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語類六

陶安國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
此乃求仁工夫此處正要著力若仁者則
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
銖曰仁者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不待推矣若絜矩正恕者之事也先生
領之語類十六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
得其公正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

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
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
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
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
當于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
于理也語類二十六

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

之歟。曰然。語類二十九

致道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語類九十七

答楊仲思書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已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文集五十八

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已復禮分則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

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

語類四十一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爲之與捨知覺而爲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

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主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爲仁語類五十二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爲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

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為仁。如說克己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語類一百一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

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脉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語類三十三

答林擇之書曰。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
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
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沈
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
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
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卽此指以示人。
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
草之事。皆此意爾。

文集四
十三

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
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
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著
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
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
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
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
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

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語類九十七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耶。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耶。曰。此不要解到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

意思如何是一般。語類九十六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

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着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粗了。語類

九十
六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

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門說得搗

虛打險，瞠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

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之。麒麟不食

生肉不踐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語類六

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

有義禮智

語類六
十八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
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
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
是非便從這裏發來語類五
十三
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个温和之物
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
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

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
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
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語類
六

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
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
冬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
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

是恁地語類二十

答何叔京書曰。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文集

十四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

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

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者。如何格云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語類五十三
满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满腔子是羞惡之心。满腔子是辭遜之心。满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满腔子是惻隱之心。如將刀割著。固是痛。若將針劄著。也痛。如爛打一頓。固是痛。便

輕搗一下也痛。此類可見。

語類五十三

答林擇之書曰。满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

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

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文集四十三

答周舜弼書曰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

意叢雜尤覺有病語類百十七載舜弼以

知與性分形而上下先生答須知所謂心

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

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

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

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

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

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

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

者不可分爲兩事文集五十五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

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

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

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此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並義禮智三字看。欲真个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知會吃者。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語類六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

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個
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
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
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
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
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
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
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個渾全

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
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
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
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
今却是這個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
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
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則

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

到夏便是結果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語類六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

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
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生時只今
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絞費思量
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
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
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旣都是
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

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
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
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
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
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
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
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語類三
十三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于去私欲

私欲既去。則惻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體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箇仁底表裏。若不見他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得箇模樣。縱說得著。亦只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裏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仔細。方好。又問。

就中間看。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繫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不息。所謂那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仁皆是貌模。今且爲老兄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須自有箇實見得處。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是真味。

答張敬夫書曰。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
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
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
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可欲之
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
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

由也。雖然。此幾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其始

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文集三十二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
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
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
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
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

說語類七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
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
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
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
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語類七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
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

體中_レ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
有微語類六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
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
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
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

體語類
十七

答何叔京書曰。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爲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此所以見闢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爲之長。故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文集四十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个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

已是大敘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个道理。元無虧欠也。九語類

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

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

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

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
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
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
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
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
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
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
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

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
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
覺此理也語類十七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
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
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
仁見得時却好看得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
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語類九十五

呂子約以書問誰毀誰譽一章答書曰熹
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
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
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
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
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
物之心若但一向恣然無情則恐或有流

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文集
四十七

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
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

和底意語類六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
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
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

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語類大十八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險。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

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

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語類五十三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个更收斂得快

語類六

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

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六語類

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足有臨

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直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

語類六十四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

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
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語類六十三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
必下問。若就自家社撰。更不學。更不問。便
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
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
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
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語類百一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
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
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
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
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
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
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
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

巨構竹錄下

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
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
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
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
而愈愚也語類六
十三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先生引程子之
言曰此章意在知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
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

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
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
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鯀績
之不成正為不順耳語類五
十七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
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
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

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
自欺下不失於自勉語類二

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
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
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便喚
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
道理是如此語類

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

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

彼則不謂之幾幾也先知之謂也語類六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語類五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語類五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

語類五

答潘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
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

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
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
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
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
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文集五十五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
處。語類十五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

用著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爲是爲
非者。亦知也。一屬理。一屬情。曰。固是道德
皆有體有用。語類六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
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語類十七

問通書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
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
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

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裡。又忽然在那裡。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語類九十四

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

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爲天者。以其有知也。語類六十一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迹處爲貞。因言貞於五常爲智。孟子

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爲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賢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問

咸傳之九四說虚心貞一處全似敬答云
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

語類百四十一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爲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

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爲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足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

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
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即屬來日耳語類

七十
六

廖子晦以書問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
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未瑩豈以一歲
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
乎。答書曰智王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
用冬之象也文集四十五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
便說不可以例求語類十九

問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
下靜字伊川曰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
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
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
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
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

正精付錄下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
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摠
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
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
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個便是那
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
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
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箇底圓圈氣化

不雜之
雜一作
離

便是圓圈裡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裡面。
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
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
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
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
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
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

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

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煖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語類六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王講附錄下之三

答黃道夫書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

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
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
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
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
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
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

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
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
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
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文集五
十八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
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
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
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

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
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
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
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
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
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
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
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

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
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
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
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
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
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
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
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

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

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語類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

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四語類

答胡廣仲書曰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

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

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並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

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文集四
十二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

真當
作直

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而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

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語類九十五

答何叔京書曰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
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
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
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
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
若甚甚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但過與不
可駭都轉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所引惡亦不
之問此句答了

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文集四十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
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
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
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
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語類九
十七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

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五 語類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陷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

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五 語類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

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者。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

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裡面稟

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裡面。只被昏濁
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裡面纖毫皆見。渾底
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
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
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
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
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

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
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
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
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
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
處。少个氣字。語類四

答余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
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

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德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並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

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文集

五十九

答徐子融書曰：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入，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各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

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

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

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

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

得謂枯槁無性也

文集五
十八

答陳才卿書曰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

見耳

文集五
十九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

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
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
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
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
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
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
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
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

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
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
極精試思之如何文集四十三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
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
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
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
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

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
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
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
已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
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
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
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

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
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
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
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
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
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文集四十一
答廖子晦書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
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

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

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

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
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
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
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
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
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
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
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

之制祭祀也。設主立戶。炳蕭灌鬯。或求之
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
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
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
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
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
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
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

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
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
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
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
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
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
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
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

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
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
處乎其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
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
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
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文集四
十五

朱子之言性與天道布在文集語類之中乙巳之歲表章玉山講義且抄出其可與講義參驗者名曰玉講附錄凡上中下三卷上下兩卷各分一二三乃以繕寫重陽日成焉山崎嘉跋

二條通松屋町武村市兵衛刊行

玉山講義附錄跋
不佞應會津源君之求而
既作二程治教錄伊洛三子
傳心錄序今又弁鄙言於玉
山講義附錄之首三書共是
君之所編纂也以其道學之

傳言_ラ之_テ則_チ二程_ラ為_レ宗揚_ト羅李
受_レ之_ラ至_ニ朱子_ニ而_{シテ}全_ク備_ス矣以_テ其
為_レ學_ラ之_一次_ニ言_フ之_ラ則_チ先_ニ讀_ニ玉_一山
之_一講_ニ可_レ推_ニ極_ニ知_レ識_ラ而_{シテ}窮_ニ至_ニ物
理_ニ漸_ク熟_ク格_ニ致_ニ之_一工夫_ニ則_チ讀_ニ傳
心_一錄_ニ可_レ實_ニ心_一之_一所_ニ發_ニ而_{シテ}守_ニ身_ニ

五講附錄

之所_ニ至_ニ漸_ク熟_ク誠_ニ正_ニ之_一工夫_ニ者
所_ニ以_ニ脩_ニ身_ニ也_一於_レ是_ニ讀_ニ治_ニ教_ニ錄_ニ
可_レ以_テ思_フ所_ニ以_ニ齊_ニ家_ニ治_ニ國_ニ推_ニ施_ニ
之_ラ於_レ天_一下_ニ亦_タ豈_ニ他_ニ求_ニ哉_一若_シ反
復_シ言_フ之_ラ則_チ傳_ニ心_一錄_ハ者_ニ明_ニ明_ニ德_ニ
之_一要_ニ乎_一治_ニ教_ニ錄_ハ者_ニ新_ニ民_ニ之_一教_ニ

五講附錄

乎玉山之講者止至善之務
乎大學之綱條其相合如
此則中庸之九經亦可併按
之研覃道學之篤實而發揮
也就想三書孰重孰輕果不
然則見此三書而可知

王講附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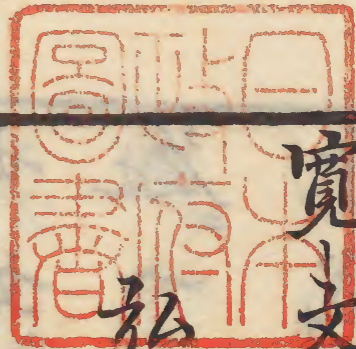
可偏廢焉然傳心者可以藏
於密也治教者可以彌六合
也如講義者散為萬事復合
為一理之謂乎嗚呼玉山遠
乎哉未之思也思之則講義
在焉夫何遠之有所以慕附

二書寸錄友

録者所謂念茲在茲也

寬文壬子仲春

弘文院學士林恕謹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弘文院' and '林恕'.

